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十八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周世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錄監生臣陳箴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十八

腫

錢塘魏之琇撰

竇材嘗因路過衢州野店見一婦人遍身浮腫露地而坐竇曰何不在門內坐婦人曰昨日蒙土地告我明日有扁鵲過此可求治病我故於此候之竇曰汝若能聽我我當救汝婦曰汝非醫人安能治病竇曰我

雖非醫然得扁鵲真傳有奇方故神預告汝遂與保
命延壽丹十粒服之夜間小便約去二升五更覺飢
二次又服十五粒點左右命關穴灸二百壯大便秘下
白膿五七塊半月全安婦人曰真扁鵲再生也

琇按材為紹興間人著有扁鵲新書曾進呈且有
達天青詞謂其書得真傳可以濟人而非妄也此
案在書中為首則故表其為扁鵲之名如此材曾
為巡檢官

一病人四肢皆腫氣促食則脹悶止喫稀粥令日服金液丹百粒至四日覺大便滑再二日乃令喫麪食亦不妨蓋治之早也

一婦人病面脚皆腫飲食減少世醫皆作血虛治之不效竇曰非血病乃脾胃虛也令日服延壽丹十粒全真丹五十粒至十日覺大便滑病愈

張子和治張小一初病疥爬搔變而成腫喘不能食張斷為風水水得風而暴腫故遍身皆腫先令浴之乘

膝理開豁就煨室中用酸苦之劑加全蝎一枚吐之
節次用藥末至三錢許出痰約數升汗隨涌出腫去
八九分隔一日臨臥向一更來又下神祐丸七十餘
粒三次嚙之至夜半動一行又續下水煮桃紅丸六
十九以麝香湯下又利三四行後二三日再以舟車
丸通經散及白朮散以調之愈

張子明之母極肥偶得水腫四肢不舉張令上涌汗而
下泄之去水三四斗初下藥時以草貯布囊高支兩

足而臥其藥之行自腰以上水覺下行自足以上水覺上行水行之狀如蛇走墜如綫牽四肢森然涼寒會於臍下而出不旬日間病大減餘邪未盡張更欲用藥竟不能從其言

張承應年幾五十腹如孕婦面黃食減欲作水氣或令服黃耆建中湯及溫補之劑小溲涸閉張曰建中湯攻表之藥也古方用之攻裡已誤矣今更以此取積兩重誤也先以涌劑吐之置火于其旁大汗之次與

猪腎散四錢以舟車丸引之下六缶殊不因續下兩次約三十餘行腹中軟健啖如昔常仲明曰向聞人言瀉五六缶人豈能任及問張承應渠云誠然乃知養生與攻病本有不同今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

此與葛某之論同又常說丹溪大不然之因謂子和書非其手撰乃出自麻知幾等

元時名醫宋會之治水蟲法用老絲瓜一枚去皮及子剪碎與巴豆二七粒同炒視巴豆褐色為度去巴豆存絲瓜又用黃米如絲瓜之數同炒視米褐色去絲

瓜存米研末清水和為丸梧桐子大每服百丸白湯下蟲水盡從大便中出而疾除矣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而患其迅藉絲瓜取其氣絲瓜有筋象人身脈絡得引巴豆之氣達諸脈絡而仍用米者投其胃氣也仍去絲瓜者畏其受巴豆之氣太甚也鮮于樞為之記如此

閩攬記述水良法

峨眉僧治一人肚腹四肢腫脹用乾雞矢一升炒黃以酒醅三椀煮一椀濾汁飲之名牽牛酒少頃腹中氣

金匱要略卷之八
大轉動利下即腳下皮皺消也未盡隔日再作仍以
田羸二枚滾酒淪食白粥調理而愈其人牽牛來謝

故以名方

本草
綱目

魏秀才妻病腹大如毬四肢骨立不能貼席惟衣被臃
臥穀食不下者數日矣忽思鵲食如法進之遂運劇
少頃雨汗莫能言但有更衣狀扶至圓小便突出白
液凝如鷲脂如此數次下盡遂起蓋中焦濕熱積久

所致也

董炳集驗
方同上

李時珍治一人妻自腰以下跗腫面目亦腫喘急欲死
不能伏枕大便澹泄小便短少服藥罔效其脈沈而
大沈主水大主虛乃病後冒風所致是名風水也用
千金神秘湯加麻黃一服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湯
吞深師蒿朮丸二日小便長腫消十之七調理數日

全安

本草
綱目

邱汝誠友人朱升患酒積舉身黃腫無能治者邱視之
曰可救也出囊中赤藥七丸以酒下之須臾下黃水

金匱要略卷十八
滿器腹即消其半再下五丸遂愈

揮塵
新譚

陳三農治一人患腹脹滿服補中六君其脹減十之七
八悞服行積丸遂致食減復脹甚脈細數以補中湯
加乾薑肉桂各五分附子七分吳茱萸一分薑水煎
飲愈

一人腹脹時吐小便利則大便秘不通大便利則小便不
通用炒乾薑三錢升麻一錢五分吳茱萸微炒五分

煎服愈

原注此寒邪痞塞于膀胱
也時吐者寒迫火上也

一人患單腹脹將愈因惱怒復脹而痛口乾身熱食減
胆中近右作痛按之則止用人參乾薑炒半夏各七
分白朮茯苓蒼朮各二錢陳皮神麴各五分甘草肉
桂各二分吳茱萸七厘服愈

一人頭面四肢浮腫帶黃色行動腳軟此脾胃虛弱只
宜健脾固中氣為主用人參白朮茯苓陳皮甘草漸
愈

孫文垣治陳光祿松巒常五更胸脇脹疼遍治無效診

之右寸軟弱左平兩尺亦弱曰此肺腎二經之不足也補而斂之可無恙矣以補骨脂萸肉人參各三兩鹿角膠鹿角霜各五兩杜仲巴戟白茯苓車前子各一兩五錢山藥二兩鹿角膠酒化為丸空心淡鹽湯送下又以御米穀去筋膜蜜水炒三兩訶子麴煨去核一兩陳皮一兩半煉蜜為丸五更枕上白湯送下一錢服一月病愈

溧水令吳涌瀾夫人每五更倒飽必瀉一次腹常作脹

間亦痛脈之兩手寸關洪滑兩尺沉伏曰此腸胃中
有食積痰飲也乃與總管丸三錢生薑湯送下大便
雖行不甚快利又以神授香連丸和之外用滑石甘
草木香枳殼山查陳皮白芍酒連調理而安

熊成八官江右南昌人早起行路忽見邪火二團滾滾

而來大驚駭次日腹中膨滿漸成脹滿面白皮薄兩

手瘦削兩足皆有浮氣按之消然不起

濕也

行動氣促

形神俱弱醫謂神弱氣促胸腹青筋縷縷如貫索小

水清長形症如此脾虛所致以參苓白朮散投之十日堵然如鼓中有一塊壘然突出堅若鑊石臍已平滿勺粒不入醫與決曰若疾法在不治盍早歸母作異鄉鬼也孫脈之沉弦有力曰非氣虛中滿候前補太驟適助長耳顧今霉雨遼遙

濕熱病值
濕熱時

即歸未能

時刻可到且治非良手則大事去矣予有一藥尚可冀生也以琥珀調中丸日二進之一進甚甘再進稱快十日腹漸寬塊漸鎔半月盡消去青筋俱歛改以

平胃散加蘿蔔子薑黃芩仁砂仁木香調養一月飲
食大加兩足之浮亦愈

利水消積法

喻嘉言治劉泰來年三十二歲面白體豐夏月用冷水
灌汗坐臥當風新秋病瘧三五發後用藥截住遂覺
胸腹脹滿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息二便全無
食飲不入能坐不能臥能俯不能仰勢頗危急醫以
二便不通下之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喻駭曰
此名何病而敢放胆殺人耶醫曰傷寒腸結下而不

通唯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胆喻曰世有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燥結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矢氣者不可攻之戒正恐悞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不收故水液隨氣橫溢成脹全是太陰脾氣不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若不能死定須腹破矣醫唯唯辭去病家仍欲服之喻乃擲去其藥另與理中湯畏不敢服欲俟來日喻曰腹中真氣漸散

今夜子丑二時陰陽交割之界必大汗眩暈難為力
矣不得已令煎就以待既而果發暈即服下得睡片
時次日畧覺減可遂以三劑作一服加人參至三錢
服後又進一大劑少加黃連脹已大減謂大便未通
不敢進食但飲米湯喻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
糞以膀胱脹大撐住大腸不得出耳于是以五苓散
與之藥纔下咽即覓圉小便先出大便隨之泄下半
桶而愈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葷酒雜進及

傷風未止并謂治脹亦屬偶然

溫補法

吳聖符單腹脹腹大如箕堅硬如石胃中時生酸水吞吐皆然經年罔效蓋由醫輩不察病之所起與病成而變之理耳唯腎氣丸一方猶是前人成法但此病用之譬適燕而南其指也夫腎氣丸為腫脹之聖藥者以能收攝腎氣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晝夜六七行水無泛溢之虞也且謂益火之原以消陰翳耳今酸味皆從火化尚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脹為食

積用局方峻攻不足論矣原是疾起于脾氣不宣鬱
而成火使初時用火鬱發之之法病霍然矣迨至鬱
久愈湮漸為脹滿則身中之氣一如天地不交而成
否塞病成而變矣猶進樨榔厚朴萊菔之類以耗氣
助火于是病轉入胃胃中之熱有如麴蘖俟穀飲一
入頃刻釀成酢味夫新穀芳甘胃所喜也舊穀酸腐
胃所惡也故有時新入而舊出矣人自天真之氣全
在胃口

似是而非之
語節之不盡

土曰稼穡作甘者也木曰曲直

作酸者也甘反作酸木來侮土

喻君但知腫脹為脾氣不宣未知此病原

由木鬱也

至春木旺則難治矣今欲反酸為甘但有用剛

藥一法以氣味俱雄能變胃而不受胃變也慮其過

剛則可用剛中兼柔若八味不中與惟連理湯九剛

有柔濟可收去酸之績矣酸去而後治脹破竹之勢

乃成

原注善後多年間用黃柏知母之屬始得全愈更奇何奇之有

李士材治何太學夏月好飲水一日候文宗發放自晨

抵暮為炎威所逼飲水計十餘碗歸寓便脹悶不能

食越旬日腹如抱甕氣高而喘診之皮薄而光水停
不化也且六脈堅實其病暴成法當利之遂以舟車
丸每服三錢香薷湯送再劑二便涌決如泉復進一

錢五分腹減如故用六君子十帖而愈

潔淨
府法

方太和大怒後復大醉至明日目下如臥蠶

脾受
水濕

居七

日肢體皆腫不能轉側二便不通煩悶欲絕診之脈
沉且堅當逐其水用疏鑿飲子一服二便快再服四
肢寬更以五皮飲三日隨愈

錢賞之酒色無度秋初腹脹冬秋遍體腫急臍背平在
法不治乃與大劑腎氣丸料煎服兼進理中湯服五
日無效李欲辭歸彼自知必死堅求再治即不起無
怨也勉用人參一兩生附子三錢牛膝茯苓各五錢
二日之間去小便約四十餘椀腹有皺紋計服人參
四斤附子薑桂各一斤半載而痊

極唐大
補法

李都憲積勞多鬱肢體脹滿以自知醫輒用胃苓湯加
枳殼三月以來轉加痞悶脈之沉濇而軟視其色黃

白而枯此虛症也宜大溫大補始猶不信爭之甚力
僅用參二錢稍覺寬舒欲加桂附執不肯從李曰症
坐虛寒喜行攻伐已見既執良言不納雖有扁倉豈
能救耶兩月果歿

徐錦衣稟畀素壯病餘肥甘過度腹脹氣粗診之脈盛
而滑按之不甚虛宜以利氣之劑少佐參朮惑于旁
議旦暮更醫李復診曰即畏參不用攻擊之劑決不
可投也後與他醫商之仍用理脾疎氣之劑而妄

補消

兼行

法

吳浮先治一人患腫脹腹皮弼急脈之係脾腎虛用二
陳去甘草加人參乾薑肉桂木香茯苓大腹皮薑皮
車前十帖腹有皺紋復與金匱腎氣丸一料全愈

先理

脾後補

腎法

張路玉治王庸若水腫嘔逆洩便涓滴不通或用五苓
八正不應六脈沉細如絲因與金液丹十五丸溺如
泉涌而勢頓平後以濟生腎氣培養而安

與張抱赤
症治同

顧文學鼓脹喘滿晝夜不得寢食者二旬醫用大黃三下不除更醫先與發散次用引導二十餘劑少腹至心下遂堅滿如石腰脇與臍中皆疼痛如折診之脈弦大而革按之漸小舉指復大大便八九日不通小便雖少清白如常此因削尅太過中氣受傷濁氣上逆與生料六味地黃丸加肉桂三錢沉香三分下黑錫丹二錢導其濁陰是夜即脹減六七胸中覺飢進粥但腰胯疼軟如失兩腎之狀再劑胸腹全寬少腹

反覺微硬不時攻動此大勢欲行津液耗竭不能即
去故也診其脈僅存一絲改用獨參湯加當歸枳殼
大便秘去結塊痛稍可少腹遂和又與六味地黃仍

加肉桂沉香調理而安

收殘救
敗法

盧不遠治瞿婦婁周婦馬皆少年水腫肢體洪盛臃腹
膨脹水道不通飲食絕口有以為疸者為鼓者為氣
者診之以藥不克濟乃針足上出水皆石餘次日脹
小減三日大減足尚腫又針之服以八味丸溫腎期

年皆孕妻調護善子母兩全馬失調護子母俱斃此
蓋腎中陽氣不足陰氣有餘遂聚水而病作飲食湯
藥用水而不能導之轉輾助長乃致于此非針去水
則菴陳之瘀何從而泄水去腎衰非溫補之則濁凝
之陰必致復聚腎中之火大復然周身之陽氣有蒂
天癸自行生育可必如流離之後所宜愛養則生聚
否則待斃耳

楊乘六治汪司農年近六旬春仲病腹脹兼作痛飲食

不進羣醫不應且增甚診之六脈洪大滑盛重按益加有力如年壯氣實人面色則晁白而帶痿黃舌色則青黃而兼胖滑簡閱前方則皆香附烏藥厚朴木香山查神麴半夏陳皮藿香元胡枳殼桔梗萊菔子大腹皮等一派消導寬快之屬曰若但據脈症則諸方殊得當也第面色白上加黃且晁而痿舌色黃裡見青且胖而滑則症之脹痛與脈之洪盛皆非實候矣此由心境不舒思慮鬱怒虧損肝脾致兩經虛而

臟寒生滿且作痛耳乃擬養榮湯倍人參加附子與之彼以切中病情立煎飲之一劑減再劑瘥

胡念菴治俞翰林母七旬餘平日患嗽喘痰紅常服滋陰涼潤之劑秋月忽患水腫喘急難臥日漸腫脹飲食少進進則氣急欲死諸治無效診之六脈弦大而急按之益勁而空曰此三焦火氣虛憊不能歸根而浮于外水隨氣奔致充郭郭而溢皮腠必須重溫以化否則不救彼云吾素內熱不服溫補片薑入口痰

即帶紅今所論固是第恐熱藥不相宜也曰有是病服是藥成見難執且六脈緊大陽已無根無根即脫矣此皆平日久服寒涼所致若再舍溫補不用恐無生理乃以桂附薑萸十味人參三錢不三劑腹有皺紋八劑全消飲食如故又二劑全愈痰喘吐紅竟不發矣

一婦因子遠出囊殮不給憂愁成病變為水腫喘急粥飲不入者月餘矣診之六脈欲絕臍突腰圓喘難著

席脾腎之敗不可為矣因處十味方令服四劑端微
定而腫漸消覺思飲食復診其脈畧有起色又四劑
腫消食進

壬子秋余應試北雍有孝廉張抱赤久荒於色腹滿如
斗以參湯吞金匱丸小便差利滿亦差減閱旬日而
滿復如故肢體厥逆仍投前藥竟無裨也舉家哀亂
惟治終事抱赤泣告曰若可救我當終身父事之余
曰能餌金液丹數十粒雖不敢謂萬全或有生理乃

連服百粒小便遒行滿消食進更以補中八味並用

遂獲全安

本草通元又
見扁鵲心書

陳以揆子壯年漁色一日腹膨如鼓喘不能臥或
與消導溫補五苓八味了無微效以揆令吞生硫
黃每服三分以腐皮裹咽日數服不三日其脹如
失此予所目擊者

柴嶼青治侍御葛述齋夫人單腹脹兼脾瀉下血食後
愈脹必槌腹少安衆醫咸主攻伐診之知肝木乘脾

脾家受傷不能統血力排衆議之非並持薛案及醫
統正脈中論說與看彼尚疑信參半先服加減逍遙湯
二劑血止即繼以異攻加腹皮一錢厚朴八分連進

十餘劑其勢漸殺後重用參朮調理而愈

肝脾調
治法

沈濤祖母年七十餘自上年患腹脹滿醫以鼓脹治之
服沉香鬱金香附等藥數十劑病轉劇脾泄腿腫食
減診之兩關弦洪右關弦軟此肝木乘脾之象也先
用逍遙散加川連吳茱萸連進三劑脹減泄止飯食

賴加復用歸芍六味調理而痊

肝腎調治法
脈症治法語有此病

太史汪舒懷令弟腹大脹滿醫以鼓脹治屢不效診其
右關空大而帶濡餘脈如常此乃脾胃不和兼有水
氣故不思食而食且不化與胃苓湯數劑賴安若果
係鼓脹亦理應補脾次養肺金以制肝木使脾無賊
邪之患更滋腎水以治火使肺得清化却厚味遠房
幃無有不安倘喜行快利不審元氣而槩用峻劑攻
之暫時得寬其復轉甚病邪既盛眞氣愈傷遂不可

救司命者其慎旃

脾濕
治法

張子和曰一男子目下腫如臥蠶狀曰目之下陰也水亦陰也腎以為水之主其腫至於目下故也此由房屋交接之時勞汗遇風風入皮膚腠得寒則閉風不能出與水俱行故病如是不禁房室則死

凡腹脹經久忽瀉數升晝夜不止服藥不驗乃為氣脫

用益智子煎濃湯服立愈

危氏方

喻嘉言治郭台尹年來似有勞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

效茫不識病之所存也聞喻治病先議後藥姑請治焉見其精神言動俱如平人但面色痿黃有蟹爪紋似傷食矣而得五虛脈應之因告之曰多怒乎善忌乎口

燥乎便秘乎胸緊乎脇脹乎腹疼乎荅曰種種皆然此何症也曰外症未顯內形已具將來血蠱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谷色與脈而知之也夫血之充周于身也榮華先見于面今色黯不華旣無舊恙又匪新病其所以憔悴不榮者何在且壯盛之年而見脈細

損宜一損皮毛二損肌肉三損筋骨不起于牀矣乃
皮毛肌肉步履如故其所以微弱不健者又何居用
是斷為血蠱腹雖未大而如瓜瓠然其日趨於長也
易耳曰血蠱乃婦人之疾男子亦有之乎曰男子病
此者甚多而東方沿海一帶比他處猶多醫者漫用
治水治氣之法嘗試天枉無算總緣不究病情耳所
以然者東海擅魚鹽之饒魚者甘美之味多食使人
熱中鹽者鹹苦之味其性偏于走血血為陰象

象字
不受

初與熱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氣亦積漸而化為熱矣氣熱則結而始不流矣于是氣居血中血裏氣外

語多大安

一似婦人受孕者然至彌月時腹

如抱甕矣但孕系胞中如果熟自落蠱蟠腹內如附贅難療又不可同語也究而論之豈但東方之水土致然凡五方之因膏粱厚味椒薑桂醕成熱中者除癰疽消渴等症不常見外至脹滿一症人人無不有之但微則旋脹旋消甚則脹大不消而成蠱耳要知

人之有身執中央以運四旁者也今反竭四旁以奉其錮尚有菁華發現於色脈間乎此所以脈細皮寒少食多汗𪔐羸之狀不一而足也言當不謬請自揆之竟不能用半載而逝

琇按是症多由醉飽入房大傷真陰絕其帶脈水虧木燥乘其所不勝之脾致成脹耳魚鹽之論恐未必然

一人血蠱服藥百日後大腹全消左脇始露病根一條

如小枕狀以法激之嘔出黑汙血斗許餘從大便泄
去始消每思蠱脹不談氣血水痰總必自開一字如
冠盜蟠據必依山傍險方可久聚內經論五藏之積
皆有定所何獨於六府之積久為患如鼓脹等類者
遂謂漫無根底區界乎

張氏醫通載此謂是喻嘉言
案泛論一番至此積果在何

府却又

說不出

楊乘六治孫氏女年十九病鼓症先自頭面腫起漸次
手足浮腫又次肚腹脹小水不利醫雜用枳殼厚朴

蒼朮陳皮三稜莪朮半夏黃芩等并利水藥腫脹益甚更加痰喘詢其起病之由知為寒水侮土因治不如法致水勢衝中而土崩防潰也以大劑補中益氣

加木瓜乾薑送金匱腎氣丸月餘而愈

與立齋治素性急婦人同法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蠱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逾二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速反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針針心竅上久

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

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池北偶談

王損菴治嘉定沈氏子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脹醫治半月不效診其脈六部皆不出也于是用紫蘓桔梗之類煎服一盞胸有微汗再服則身盡汗其六部和平之脈皆出一二日其症悉平

又見醫說續編
謂出趙氏或問

一男子三十餘胸腹脹大發煩躁渴面赤不得臥而足冷王以其人素飲酒必酒後入內奪於所用精氣溢

下邪氣因從之上逆逆則陰氣在上故為臌脹其上
焦之陽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於上故發煩躁此因
邪從下而上盛於上者也於是用吳茱萸附子人參
輩以退陰逆冰冷飲之以解上焦之浮熱入咽覺胸
中頓爽少時腹中氣轉如牛吼泄氣五七次明日其

症愈矣

治法彙
同上

張隱菴在苕溪治一水腫者腹大膚腫久服八正散五
子五皮之類小便仍淋漓痛苦曰此雖虛症然水不

行則腫不消正氣焉能平復時夏月欲用麻黃恐陽
脫而汗漏而止以蘓葉防風杏仁三味各等分令煎
湯溫服覆取微汗而水即利矣次日至病者之室若
翻水數盆牀幃被褥無不濕透告以服藥後不待取
汗即小水如注不及圓就牀上坐溺天明不意小水
復來不及下牀是以沾濡若此今腹脹痛楚悉除矣
曰未也此急則治其標耳病由火土傷敗以致水泛
乃久虛之症必待脾元復乃保萬全與六君子去甘

草加蒼朴薑附令每日溫服後即以此方為方半載
後來謝已全愈矣張曰如此症水雖行而正氣不復
後仍腫脹而死者多矣至不知發汗行水之法徒事
滲利久之正氣日消邪氣日甚而死者亦多矣可不
慎哉

陸養愚治吳體原婦患腹脹每於雞鳴時發至午即寬
或與調氣治之不效後于半夜即發至兩日漸于薄
暮即發矣夜不能臥飲食亦減肌體日瘦脈之沉微

而遲曰若論症日寬夜急血不足也當養血論脈沉弱而遲氣不足也當補氣乃以補中益氣湯倍當歸加棗仁木香數劑而愈

陸肖愚治陸南洋妾患痞或以為食積痰飲服消導二陳之類痞滿益甚或以為氣虛中滿與補中益氣湯亦不效寒熱消補約一年飲食大減肌肉漸消大便時瀉時結診其脈浮之弦大沉之溢小曰此非百劑不能全愈用調氣養榮湯加參朮各一錢五分木香

豆仁各三分二劑反微甚因減參朮增木香豆仁仍不應乃增木香豆仁至一錢減參朮至七分而脹滿稍愈後增木香豆仁至錢半而飲食漸加脹滿始寬大半自後漸加參朮至二三錢減香豆至一二分約六十劑全瘳

朱丹溪治一人患脚跌腫漸上膝足不可踐地大水頭面遍身腫脹滿用苦瓠瓢實稔如豆大以麴裹煮一沸空心服七枚至午當出水一斗三日水自出不止

大瘦乃瘥須慎口味

告欽須擇無腐醫細理繁淨者不爾有毒與徐文江妻用葫蘆

治法

畧同

萬密齋治萬邦瑞之女年十四病腫寅至午上半身腫
午至戌下半身腫亥子丑三時上下腫盡消惟陰腫
溺不得出諸醫莫識其病萬曰此肝腎病也腎者水
臟也亥子丑水旺之時也肝屬木腎之子也木生於
亥子丑二時肝胆氣行之時也肝經之脈環陰器當
其氣行之時故陰腫而溺不得出也水在人身隨氣

上下午時以前氣行于上故上半身腫午時以後氣行于下故下半身腫此病源也五苓散瀉水之劑也經曰諸濕腫滿皆屬脾土平胃散燥濕之劑也以二方為主名胃苓湯加生薑皮之辛熱助桂枝陳皮以散肝經之邪茯苓皮之甘淡助猪苓澤瀉以滲腎經之邪防已之通行十二經以散流腫上下之邪也十餘劑而愈

張子和曰涿郡周敬之自京師歸鹿邑道中渴飲水過

多漸成腫滿或用三花神祐丸憚其太峻或用五苓散分利水道又太緩淹延數月終無一效蓋粗工之技止於此耳後手足與腎皆腫大小便皆秘托常仲明求治於張張令仲明付藥比至已歿矣張曰病水之人其勢如長川泛溢欲以杯杓取之難矣必以神禹決水之法斯愈矣

合陳三農案觀之則潔淨
府一法當用宜速用也

薛立齋治一婦人面目浮腫月經不通此水分也朝用葶藶丸夕用歸脾湯漸愈更用人參丸兼服而全愈

濕補兼

行法

一婦人素性急先因飲食難化月水不調或用理氣化
痰藥反肚腹膨脹大便泄瀉又加烏藥蓬朮肚腹腫
脹小便不利加豬苓澤瀉痰喘氣急手足厥冷頭面
肢體腫脹指按成窟脈沉細右寸猶甚此脾肺虛冷
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滲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氣
不運東垣云水飲畱積若土在雨中則為泥矣得和
氣暖日水濕去而陽化自然萬物生長喜脈相應遂

與金匱加減腎氣丸料服之小便即通數劑腫脹消
半四肢漸溫自能轉側又與六君加木香肉桂炮薑
治之全愈後不戒七情不調飲食頓作泄瀉仍用前

藥加附子五分而安

慎消用
補法

孫兆治一女子心腹脹痛色不變經曰三焦脹者氣滿
皮膚硃然石堅遂以仲景厚朴生薑半夏人參甘
草湯下保和丸漸愈

丹溪治一婦氣血俱虛患單腹脹因氣餒不能運化瀕

死但手足面目俱腫氣尚行陽分猶可治遂以參朮
芎歸白芍以斂脹滑石腹皮以斂氣蘓桔荀子陳皮
以泄滿海金沙木通利水木香運氣而愈

補瀉兼
行法

一婦人胸膈不利飲食不思腹脹吞酸或用疎利之劑
反致中滿不食此脾土虛而肝木勝用補中益氣湯
加砂仁香附煨薑又以六君子加芎歸桔梗而愈

吳江史元年母久病之後遇事拂意忽胸腹脹滿面目
微腫兩腿重滯氣逆上升言語喘促所服皆清氣之

劑不效薛曰此脾肺虛寒也先用六君子湯一劑病勢頓減後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乾薑二劑形體頓安後以七情失調夜間腹脹乃以十全大補加木香而痊

太倉陸中舍以腎虛不能攝水肚腹脹大用黑丸子

又名

碑記

丸未數服而歿于京今之專門治蠱者即此方也

用之無不速亡病家不可不知此

機房蔡一素不慎起居患症同前更加手足逆冷惡寒

飲食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一錢先回其陽至數劑
諸症漸愈薛因他往或用峻利之劑下鮮血甚多亦
致不起

紹興術士朱衮衣名甫苦水蠱腹脹醫者只令服嘉禾
散久之不效葛丞相授以此法即安右取嘉禾散四
柱散細末各等分合和令勻依法煎服

百乙方

王尚之提刑傳云武義縣方治數人甚妙用黃顙魚一
个菰豆一合許右煮淡羹頓食紹興張醫升之云以

商陸根煮菰豆令熟去商陸取菰豆任意食之亦妙
王氏博濟方第二卷逐氣散與此藥大同小異

同上

有病蠱者夢一道人示頌云似犬非犬似貓非貓烹而食之其病自消偶有狐入其室殺而爛烹食之腹自

消

夷堅志

按白氏六貼云青邱狐食之令人不蠱又本草益

詵云狐補虛又主五臟邪氣蠱毒發寒熱

原註

丹溪治一婦夜間發熱面先腫次及肚足渴思冷水用

麻黃葛根川芎蒼白朮木通腹皮梔子甘草愈

此開鬼門法

一人秋冬患腫午前上甚午後下甚口渴乏力脈澁弱

食減此氣怯汗不能自出鬱而為痰遂炙肺俞大權

合谷分水用葛根蘓葉白朮木通海金沙大腹皮苳

苓皮厚朴陳皮黃芩甘草漸愈

同上散利兼行法

陳三農治一人年甫三旬怒後發腫飲水過多旦日肢

體俱腫腹脹異常年方壯而病發于驟脈方實而藥

不厭攻若不急于疎通久必成大患以胃苓散加牛

膝車前三進而不為少動是病深藥淺也更以舟車
神祐丹進而小便泉涌肢體漸收仍與胃苓湯加白
朮椒仁十五日而愈

喻嘉言治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大發
腹脹十餘日方減食濕麪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
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治之內攻外貼
無效診之曰人身五積六聚之症心肝脾肺腎之邪
結于腹之上下左右及臍之當中皆高如覆孟者也

膽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積于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症乃腎臟之陰氣聚于膀胱之陽經有似痞塊耳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于左畔即左腎與膀胱為主也六府惟胆無輸泄其五府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即為輸泄者也今腎邪傳于膀胱膀胱溺其輸泄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腫至邪字欠分曉勢必以漸透入膜

原

膜原在膈間去膀胱甚遠如何透入

如革囊裹物者然經曰膀胱者

州郡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

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團之腹大小

腸膀胱俱居其中

豈獨此耶

而胞又居膀胱之中

膀胱即浮也昔

人曾有辨之者

惟其久留輸泄是以寬乎若有餘地今腎之

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之氣畜而不泄有同胆

腑之清淨無為

據云則是其人竟無小便耶

其能理乎宜其脹也

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倘膀胱能司

其輸泄何致若此之劇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日大

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于三日此之為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

只此數句是補此症肯綮

膀胱而令氣旺則腎邪不畜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然補腎易而補膀胱則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于膀胱之甚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試揣之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于腎腎脹

金匱要略卷之八
極勢必逆傳于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于脾乃至通
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于未傳之先蚤見而預
圖之能事殫矣

琇按是症端屬肝腎二經與膀胱毫無干涉乃舍
肝而強入膀胱便覺支離滿紙

萬密齋治萬邦瑞女二十七歲病腫甚異寅後午前上
半身腫午後丑前下半身腫上下盡消惟牝戶腫小
便難諸醫不能治經云身半以上天之陽也宜發其

汗使清陽出上竅也身半以下地之陰也宜利小便
使濁陰出下竅也正上下分消以去濕之法惟夜半
陰戶腫不得小便此又當從肝經求之蓋厥陰肝經
之脈丑時起于足上環陰器又肝病者則大小便難
用胃苓五皮湯發汗利小便也內有茯苓所以伐腎
肝之邪木得桂而枯又以辛散其肝經之水以溫腎
之真寒濕也連服十一劑而腫盡消

朱丹溪治赤岸馮令八官素飲食不知飽但食肉必泄

忽遍身發腫頭面加多致目亦不可開膈滿如築兩
足麻至膝而止渾身不可見風陰氣挺長其脈左沉
而重取不應右三部雖短小却有和滑氣象遂令單
煮白朮湯飲早晨空心探而去之食後白朮二錢麻
黃五分川芎半錢防風三分作湯下保和丸五十丸
如此者二日因吐中得汗通體上截為多遂得腫寬
而眼開氣順而食進却于前方中麻黃防風加白朮
一錢木通通草各半錢下保和丸五十丸如此者五

日而安

此即開鬼門之法也

羅謙甫治許魯齋仲平年五十有八子至元戊寅五月間積雨霖淫面目肢體浮腫大便澹多腹脹腸鳴時痛飲食減少脈得弦細而緩自云年壯時多服牽牛大黃藥面目四肢時有浮腫今因陰雨故大發曰營運之氣出自中焦者胃也胃氣弱不能布散水穀之氣榮養臟腑經絡皮毛故氣行而溢為浮腫大便澹多而腹脹腸鳴皆濕氣勝也四時五臟皆以胃氣為

本有胃氣則和平而身安若胃氣虛弱不能運動滋

養則五臟脈不和平本臟之氣盛者其脈獨見

此盛字當

活看輕則病過甚則必死故經曰真臟之脈弦無胃氣

則死

此亦木乘土也故虛損病宜着意滋養肝木

今疾幸而未至于甚尚

可調補人知服牽牛大黃為一時之快不知其為終

身之害也遂以平胃散加白朮茯苓草豆蔻仁數服

諸症皆愈飲食進惟四肢猶腫以導滯通經湯主之

良愈

馬元儀治華氏子患腹脹已三月形色憔悴兩脈沉微
治者但謂邪氣盛不知其正氣虛也靈樞曰脈之應
于寸口其大堅以溢者脹也素問曰徵其脈與色俱
奪者此久病也今兩脈微弱無神面色不華肢體倦
怠其初亦邪正相搏而成治者但責其實而忘其虛
攻伐過多始則邪氣當之繼乃轉陽元氣運化失職
升降不利熱者變為寒實者變為虛而病機遷矣經
曰足太陰之別公孫虛則鼓脹又胃中寒則滿脹可

見中藏虛寒亦能成脹不獨實病為然也治法但用溫補之劑健脾胃補三焦然須積久成功不可欲速所謂新病可急治久病宜緩調也遂恪服加桂理中湯三十餘劑脹漸消脈漸轉兩月後全安

莊季裕云予自許昌遭金人之難憂勞艱危衝冒寒暑避地東方丁未八月抵泗濱感瘖瘧既至琴川為醫妄治榮衛衰耗明年春末尚苦胛腫腹脹氣促不能食而便利身重足痿杖而後起得陳了翁家專為灸

膏肓俞自丁亥至癸巳積三百壯灸之次日即胸中
氣平腫脹俱損利止而食進甲午已能肩輿出謁後
再報之仍得百壯自是疾症頓減以至康寧時親舊
間見此殊功後灸者數人宿痼皆除孫真人謂若能
用心方便求得其穴而灸之無疾不愈信不虛也

針灸

四書

王執中曰有里醫為李生治水腫以藥飲之不效以受
其延待之勤一日忽為炙水分與氣海穴翌早觀其

面如削矣信乎水分之能治水腫也明堂故云若是
水病灸大良蓋以此穴能分水不使妄行之耳但不
知明堂又云針四分者豈治其他病當針四分者耶
水腫惟得針水溝若針餘穴水盡即死此明堂銅人所
戒也庸醫多為人針水分殺人多矣若其他穴亦有
針得瘥者特幸焉耳不可為法也或用藥則以餘糧
丸為第一予屢見人服驗故書于此然灸水分則最
為要穴也

資生
經

姚僧垣治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水腫喘
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
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
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
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
差即為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

愈

周書

黃司寇葵峯中年病蠱得異方乃真茅山蒼朮末也每

清晨米飲調三錢服不數月強健如故終身止服木

七十餘終少停疾作矣

同上

徐文江夫人病蠱脹張漣水治之不藥不效張曰計窮

矣記昔年西山有一姬患此意其必死後復過見之

云遇一方上人得生徐如言訪姬果在也問其方以

陳葫蘆一枚去頂入酒以竹筋鬆其子仍用頂封固

重湯煮數沸去子飲酒盡一吐幾死吐後腹漸寬調

理漸愈蓋元氣有餘而有痰飲者也若腎虛脾弱者

宜用金匱腎氣丸十全大補湯去當歸加車前子肉

桂

廣筆記

通血香一錢取小葫蘆一个不去子膜入香在内再入
煮酒仍以所開之蓋合縫封之以酒入鍋懸葫蘆酒
中挨定不可傾側蓋鍋密煮以三炷線香為率煮時
其香透達牆屋外煮完取葫蘆内子膜并藥烘乾共
為細末每服一錢空心酒送下間五日服一錢服盡
葫蘆内藥約有五六錢之數病已釋然矣通血香陝

卷十八
西洋羈客人帶來蘓杭有

同上

沈孝通觀察中年無子患中滿蠱脹勢孔棘靜養郭外
小園中脩然獨坐獨宿食淡者五年歸脾湯六味地

黃丸朝暮間服不輟連舉二子

同上

汪石山治一婦五十七歲五月間因勞夜臥天熱開窗
醒來遍身脹痛疑是沙症刮背起紫疙瘩因而胸膈
脹痛磨木香服之致小腹作痛咳嗽氣壅不能伏枕
吐痰腥臭每次一二梳亦或作瀉肛門脹急自汗不

止身表浮腫醫作傷寒而用發散或作肺癰而用寒
涼綿延一月醫皆辭去其子來召汪汪曰第未知得
何脈耳告曰醫謂脈洪數也曰年逾五十血氣已衰
又加小勞當酷熱之時又不免壯火食氣且弱乃熱
傷元氣而然非熱脈也所可慮者脈不為汗衰為泄
減耳彼曰用生脈散湯人參一錢麥冬二錢五味二
錢病似覺甚曰邪重劑輕宜黃耆五錢固表人參五
錢養內白朮三錢茯苓錢半滲濕散腫陳皮七分吳

朱萸四分消痰下氣再加甘草五分以和之麥冬一錢以救肺依法煎服十餘帖後雖稍安脈與病相反終不救

琇按是症終挾熱邪初時或宜涼膈白虎為是

蕭萬興曰曾氏婦年四旬素鬱怒娶居十載神思為病忽一日因行經暴怒血上溢兼致膨脹或投散氣藥不效且漸篤曰此臟病得之數年今始顯發丹溪鼓脹論可鑒也脈已洪短與病相符峻補脾元不半載

而愈議用六君加薑桂倍人參白朮彼懼不敢服因
改投金匱腎氣丸服一月血逆已止脹雖如故未見
增劇為藥力未到須寧耐耳不信另延一醫恃有神
丹謂旦夕可愈果投一劑下咽半晌而即脹消便泄
進食靜睡精神爽快舉家欽似神願擲百金酬謝而
猶咎余之迂緩也及察前方乃阿魏薑黃甘遂甲片
葶藶牽牛元胡之屬越數日症仍作投前藥亦隨手
而應獨氣因怠耳不三日朝夕喘滿不堪再投不應

日甚一日不及旬而歿

蕭從舅曾六海長子亦因素鬱患前症曰此病始本稱
難治但廣費珍藥又非舌耕清儒所能辦當奈何未
幾有進草藥者彼悅捷法信服之飯許大號數聲而
斃嗚呼病從何生藥從何治如此盲妄矜功頃刻殺
人轉盼誰之咎哉

吳橋治王英妻年三十所病脹滿劑以補中氣利小水
者皆無功久之喘急而汗沾衣嘔逆不能下晝亂殊

死橋切之浮取弦數沉取澁滯則以為畜血下之宜
或以亡多亡陽亟下則速之斃橋曰否病繇血滯故
氣壅壅則騰騰上蒸而汗出焉遂進桃仁承氣湯薄
暮始進嘔者半之中夜下敗血三升喘即定乃酣寢

詰朝腹脹平

太乙集

聶久吾治司理毛具次夫人病兩月餘初時每至五鼓
胸腹脹氣上冲不能臥起坐方安已而漸至四鼓又
漸至三鼓即脹今則二鼓起而終夜不能臥矣初以

為氣血不調與調氣二劑不應因思其病作于夜間而日間不脹必血虛故改用四物等補血數劑病減半因延診之其脈弱不惟血虛氣亦虛也改用八物湯加二陳十餘劑全安

膈

張子和治遂平李官人妻咽中如物塞食不下中滿他醫治之不效診其脈曰此痰膈也內經曰三陽結為膈王啓元又曰格陽云陽盛之極故食格拒而不入

先以通經散越其一半後以舟車丸下之凡三次食已下又以瓜蒂散再越之健啖如昔日矣

王思中治鹽院某行部至常州病膈症不起諸太醫磨集皆技窮王致曰此是關而非膈可治也乃以半夏

麴一兩為君製劑與服不半月動履如常

吳江縣志

章良玉老年得悶格症醫藥不效殊無起色偶道人過門索食其子食之頃曰汝家何事奔皇乃爾語之故且延視之道人曰勿慮而翁今日可不死矣令人從

我去其子即偕至三山門外小茅菴中道人出囊中藥草一束悉以付之曰此通腸接骨草也四月發芽百日枯多生于觀音山早向陽晚受陰狀似益母梗方而凹綠葉如芸採得汁一盞便活一人此則去年所收乾日可將若干放砂礮內用一大盂水煎歸如法治以進父服三椀果神效及走謝已行矣此草尚有半又轉以活上河一徐姓者考本草無所謂通腸

接骨草也

續金陵瑣事

一貧叟病噎膈食入即吐胸中刺痛或令取韭汁入鹽梅鹵汁少許細呷得入漸加忽吐稠涎數升而愈此亦仲景治胸痺用薤白皆取其辛溫能散胃脘痰飲

惡血之義也

本草綱目

薛立齋治一婦人患膈症胸膈痞悶以此屬脾經血虛遂用四君芍歸調補脾氣尋愈又因怒兼兩脇痞悶頭目不清月經旬餘未竭用加味逍遙散加鈎藤治之復瘥

一婦人患膈病胸膈作痛面青目劓小便頻數或時寒熱此肝氣滯而血凝先用失笑散二服痛止又用加味逍遙散而愈

陳三農治一老人患膈氣飲食不下大便秘結六脈浮大而硬用烏藥四分小茴香一錢研末肉湯調下二錢飲食即進三服後用烏藥三分陳皮蘇梗杏仁各五分苡仁錢半煎服而愈

一中年婦患梅核氣用二陳加芎歸卮連枳實烏藥瓜

萸旋覆花香附桔梗十數劑而愈

山氏患咽喉噎塞如梅核時時噎氣足冷如冰用散結
化痰湯十數劑罔效細思之此陰火也三陰至頂而
還陰虛火炎故噎氣咽塞足冷耳用滋陰清膈飲數
劑諸症悉愈

一士膈噎嘔吐或與清火或與疎通或與化痰散鬱之
藥半載愈甚陳曰氣口無力兩尺遲難脾腎交虛之
論也脾虛則升降失職而痰起中焦腎虛則真火衰

微食難運化與白朮五錢炒焦色半夏二錢炮薑二錢沉香一錢二劑而痊

孫文垣治張溪亭乃眷喉中梗梗有肉如炙嚙吞之不

下吐之不出鼻塞頭運耳常啾啾不安汗出如雨心

驚膽怯不敢出聲稍見寒則遍身疼

火盛而鬱者多畏風畏寒小

腹時痛小水淋瀝而疼

皆肝火為患

脈兩寸皆短兩關滑

大右關猶搏指孫曰此梅核氣症也以半夏四錢厚

朴一錢蘇葉一錢五分茯苓一錢三分薑三片水煎

食後復每用此湯調理多效

按梅核症乃鬱怒憂思七情大傷乃成此病案中
所叙無非木燥火炎之候乃以燥尅之劑成功合
前陳三農案大同小異或當時病人質厚故耳

臧少庚年五十每飲食胸膈不順利覺喉中哽哽宛轉
難下大便燥結內熱肌肉漸瘦醫與五香連翹湯五

鬲丁香散不效孫脈之其色蒼黑兩目炯炯不眊

可治

惟氣促骨立其脈左弦大右滑大曰據脈乃謀而不

金匱要略卷之八
決氣鬱成火脾志不舒致成痰涎因而血少便燥內
熱肌消張雞峯有言膈乃神思間病即是推之當減
思慮斷色慾薄滋味絕妄想俾神思清淨然後服藥
有功以桂府滑石六兩甘草一兩真北白芥子蘿蔔
子射干連翹各一兩半辰砂五錢以竹茹四兩煎湯
打饅頭糊為丸棗豆大每食後及夜用燈心湯送下
一錢半日三服終劑而愈

易思蘭治一人患膈滿其症胸膈胃脘飽悶臍下空虛

如飢不可忍腰腿痠痛坐立戰搖大便燥急每日雖
進清粥一二鍾食下嘔酸吐水醋心口作膈治二年
不效診得左右寸關俱沉大有力兩尺自浮至沉三
候俱緊按之無力搖擺之狀此氣膈病也須開導其
上滋補其下兼而行之可也遂以暢胃舒中湯投之
製香附蒼朮貝母各八分蘓梗連翹各五分撫芎六分
神麩沙參各一錢桔梗四分南木香半分大劑煎徐
徐呷之每日空心服八味丸百粒服二日暖氣連聲

後亦出濁氣五日可以坐立啖飯二椀服至二七動履如常

喻嘉言治倪慶雲病膈氣十四日粒米不入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醫已歇手喻適診之許以可救渠家不信曰儘今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全安渠家曰今已滴水不食安能服藥六劑乎曰但得此等甘溫入口必喜而再服也渠諸子或庠或弁頗識理僉曰

既有妙方何不即投必先與理中此何意也曰金匱云病人意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吾于此病分別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為胃底之水臭水為腸中之水此水且去則胃中之津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氣止存一絲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俾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續一時之深心即同千古之已試也及簡仲景方見方中只用煨薑而

不用乾薑又謂乾薑比半夏更燥而不敢用曰今所噫者下焦之氣也所嘔者腸中之水也陰乘陽位加以日久不食諸多虵蟲必上居鬲間非乾薑之辣則虵不下轉而上氣亦必不下轉妙處正在此君曷可泥哉服之果再索藥三劑後能言云內氣稍接但恐大急俟天明再服後旦轉方為妥次早旁議交沮後三劑不肯服矣乃持前藥一盞勉令服之曰立也轉方頃刻見效何如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

未二匙與之纔入口病者曰好藥吾氣已轉入丹田
矣因觸冷氣復嘔與前藥立止思粥令食半盞飢甚
竟食二盞少頃已食六盞復嘔與前藥立止又因動
怒以物擊婢復嘔與前藥立止以後不復嘔但困倦
極服補藥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出門方
悔從前少服理中二劑耳

李士材治張邑宰婦憂怒之餘得食輒噎胸中隱隱痛
診之脈緊且滑曰痰在上脘用二陳加薑汁竹瀝或

曰半夜燥乎曰濕痰中滿非此不治遂用四劑病尚
不減改大半夏湯服四帖胸痛乃止又四帖而噎亦
減服二十劑而安若泥半夏為燥而以他藥代之豈
能愈乎惟痰不盛形不肥者不宜與服也

凡用半夏者宜審之

方春和年近五旬多慾善怒患噎三月日進粉飲一鍾
腐漿半鍾且吐其半六脈細軟此虛寒之候也用理
中湯加人乳薑汁白蜜半夏一劑便減十劑而進糜
粥更以十全大補加竹瀝薑汁四十帖諸症皆愈

一人膈噎不通查質之物不能下咽惟用人乳醇酒數杯吐沫不已李曰口吐白沫法在不治脈猶未敗始冀萬一用人參黃耆當歸白朮陳皮桃仁牛乳白蜜薑汁連進十劑白沫漸少倍用參朮三月全安

一人二十五歲以鼓盆之戚悲哀過度不能食飯又十餘日粥亦不能食隨食隨吐二便閉塞自謂必死診之脈按有力非死症也以酒蒸大黃加桃仁當歸砂仁陳皮蜜丸與服凡五脹下燥矢乾血甚多病若失

金匱要略卷之八
卷十八
矣數日之間能食倍常

張益端夫人憂憤交乘食下輒噎胸中隱隱痛陽脈滑而陰脈搏痰血互凝之象以二陳湯加歸尾桃仁鬱金五靈脂四劑未效因思人參與五靈脂同用善于瀉血即以前劑入人參三錢倍用五靈脂再劑血從

大便而出十劑噎止彌月而愈

人參與五靈脂並用非明于奇變者不可

金元之之內患噎膈胸腹奇痛經阻醫認瘀血察其脈細為氣衰沉為寒痼況自下及上處處皆痛明非血

矣用參耆白朮木香薑桂煎成和醇酒進之甫入口

便快服理中湯半月而瘥

以上二案
醫通抄入

張路玉治朱彥真酒膈嘔逆不食每日惟痛飲熱酒一

二觥少頃即作酸嘔出膈間大痛雜治經年不效良

由平昔好飲熱酒所致即丹溪所謂好飲熱酒死血

留胃口之候授以人參散方用人參一兩煎成加麝

香半分冰片三釐三劑便能進食蓋片麝善散胃口

之痰與瘀血耳十劑後改服柏子仁湯半月而安二

方出自雲岐人多未知每以予為尚異何可為之辨耶

沈錫蕃平昔大使燥結近患噎膈不能安穀者月餘雖素稟豐腴近來面色皎白大非往昔時方穀雨正此症危殆之際診得六脈沉澁按久則衰幸舉指則應為疏六君子湯下一味狗寶作散調服甫十劑嘔止食進再十劑穀肉漸安更十劑起居如故惟大便秘艱以六味丸去澤瀉加歸芍首烏作湯月餘便溺自

如秋深更服八味丸而康大抵噎膈之人體肥痰逆者
可治枯瘠津衰者不可治同道王公峻患此病其稟氣
與沈相類悞信方士專力委之致不起顧人月亦患此
自謂脹急不當用參日服仙人對坐草而斃瘦人亦間
有可療者秦伯源患此形神枯槁神志抑鬱且湯藥無
資予門人鄒恒友令其用啄木鳥入麝熬膏時嗅其氣
以通結內服逍遙散加香砂以散鬱不數劑頓瘳後陳
君亦用此法而愈又一農人噎膈

不食時嘔清涎如赤豆沙水此屬血瘀可知誤用消
尅破氣藥致絕粒不食用桂苓飲加當歸桃仁丹皮
牛膝用熬枯黑糖和蠶蟲漿調服下澹黑如污泥者
甚多

張路玉曰王御九仲君因驚恐受病時方晚膳即兀兀
欲吐而不得出遂絕粒不食而起居自如向後醇酒
膏粱畧無阻礙惟穀氣毫不可犯犯之輒吐醫不知
為何病補瀉雜陳牛黃狗寶虎肚猫胞總無一驗數

月來濕麪亦得相安延及八月偶遇一人謂言此病非藥可除合用生鷺血乘熱飲之一服便安此雖未

見方書

生鷺血能化聖癰
見江乘心脾痛門

揆之於理諒無妨礙一陽

之夜遂宰一鷺取血熱飲下咽汨汨有聲忍之再三少頃嘔出瘀血升許中有血塊數枚是夜小試稀糜竟不吐其後漸能用飯從少至多不藉湯藥而安

此即

血膈
症

馬元儀治王客六旬外患闔格上不得食下不得便口

燥胸滿已一月診其兩脈俱虛而澁此因肺胃之氣鬱而不宣鬱久成火消燥津液升降失常上下不交而成否塞治法宜宣通肺鬱則清氣下行而燥火可除滋養胃源則精液四布而升降自如矣用紫莞五分薤仁五錢枳殼桔梗杏仁薤子半麴鬱金二劑兩脈起四劑胸滿釋後去鬱金加生首烏五錢四劑大便通脈和惟進飲不納蓋肺金鬱結之氣乍舒而胃土冲和之氣未復也令服人參倉廩湯一月而食進

再服加味歸脾膏二月全愈

朱丹溪治一人飲熱酒食物梗塞胸痛蓋有死血而然
白朮貝母麥芽香附一兩瓜蒌仁杏仁丹皮生甘草
乾葛山巵黃芩紅花華茹右或丸或散任意服之

黃濡富傾郡年逾艾病胸膈不寬裕醫或以降火而劑
寒涼病滋甚又或以過傷而劑辛熱病益深而形神

如故

脈病皆如是

橋曰脈兩寸並溢餘皆弦數而躁兩尺

特甚病由陰火炎上盛怒傷肝此血膈也法當不治

黃不懌乃謝橋踰月即嘔血如橋言醫庸治無效後

吐敗血如腐肝乃卒

同上

蔣鑾年六十體故厚飲食起居如常惟胸膈稍稍不寬
直自以為痰火耳久治無效橋診之曰寸口脈溢非
痰火也此為血膈頃之必有死血出焉勿謂無傷法
當不治聞者大駭然疑半之又曰公病之來且速亟
問良醫如稍遲將咎橋發之晚也其後嘔紫血塊如
指大者數十百枚嘔後竟胸膈頗寬橋曰不然此傷

肝而不藏血血隨氣逆行宿血去而新血繼之汲也
緩治則緩死速攻則速死後更數醫月餘死

陳二尹溶上家吳門年近五旬平日準頰微赤體畧肥
日喜火酒數杯昔在都與余甚相得近授廬陵丞乘
便過訪因荅候見服膏子藥問何恙曰近頗眩暈由
痰飲所致耳請脈之乃笑曰君近亦能醫乎曰第畧
曉診得兩寸搏指左關弦尺弱六部畧數此陰不足
陽有餘症屬燥火非痰飲也語之故但唯唯索其方

則二陳白朮香附遠志益智菖蒲諸辛燥芳香之品
告以藥非對症久服恐生他變亦唯唯別去以五月
抵任至九月忽歸寓湖上則以病也延往告以才到
官即頭汗出眩暈益甚食漸減每飯入停膈中難下
良久仍吐出後只進粥粥又不受乃進麪麪亦不受
兩月來唯日啖饅頭一枚必自晨細嚥至暮畧急則
嘔矣大便八九日始一行堅黑如彈丸更醫數人服
藥數十劑用參亦數兩欲檢方相示曰無庸知所用

必皆前膏子方中諸品耳乃果然此病由燥火又誤服香燥之藥劫其津液致兩陽明枯燥今已成闕格幸大便未如羊矢則下焦之陰猶未告竭急飲潤劑猶可為也遂與生熟地天麥冬肉蓯蓉北沙參當歸牛膝等四帖大便秘潤可飲粥一甌矣又四帖粥漸加乃用麻油拌飯進一甌無礙再四帖大便秘飲食如舊則以前方加減令服百帖及還蘓只服其半後三年病復作急至杭求診就前方加減令服五十帖遂

至今無恙

余孝廉香圃母夫人年七十七膈間不調已二年矣春
盡食愈減至仲秋漸嘔不能食或作脾胃虛寒與二
陳二朮補骨脂吳茱萸薑桂諸辛香燥熱幾數十劑
遂致湯飲不下勉進一盞則嘔必倍之所出皆黃涎
而挾腥氣已絕意醫藥勉召診兩手俱無脈足冷漸
過膝手亦冷過肘舌白胎而地則紫惟神氣頗清起
居尚能自主斷為老年亡陰血少相火上逆之症四

肢冷者誤藥而熱盛作厥也兩手無脈者營氣衰不能戴衛上朝寸口也舌胎白而地紫者肝火上乘肺金不下降也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萸仁牛膝米仁川棟或問衆作寒治而君謂火何以驗之曰第詢病人小便可也旣而曰點滴而已又問昔人謂下有熱則為關上有寒則為格君但主熱得無偏乎曰若然則前方薑桂何以不效乃進藥遂不嘔數劑後忽掌心手背綻出青筋纍纍蓋肝主筋木得養而驟舒也

金匱要略卷之八
入川連三分四肢漸暖小便漸長青筋亦隱再加熟地五七分十餘劑全愈後指端生一癰問故曰其辛香燥熱之釀乎然得此無後患矣

吾宗德吾翁年七十五多鬱而喜飲夏間時嘔隨愈初秋感寒復作服辛燥少愈季秋復感寒遂大作凡食即嘔日嘔涎沫數盆湯飲不下者幾十日前醫一以二陳薑桂轉服轉劇計所嘔不下擔石矣脈之洪大搏指面額作赭石色經曰諸逆冲上皆屬於火又火

性急速故食入即嘔也與重劑杞地沙參麥冬米仁
入川連三四分一劑知二劑減問葶薺可食否曰可
頓食斤許又減遂不服藥半月後復作尚輕令前方
重內熟地而痊或問老人陽氣衰微君常與黃連得
毋過乎曰老人陽虛出自何說乃默然

胡氏婦年五十來常患脇痛有塊時當心而痛甚則嘔
其子醫以二陳加左金鬱金香附初稍愈後不應一
老醫與丁香肉桂延胡索小茴香之類初亦應再發

再與則嘔增劇延診則已七日不食將成膈矣幸大
便不秘且澹小便則短澀口苦而燥脈左關尺弦小
而數兩寸鼓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酒連數劑而愈
方天壺翁年近七十患心脇痛一老醫與二陳加人參
薑附經年累月遂致食不內滿口似糜非糜晝夜不
眠唯聞鼓吹謳歌之聲則稍寐延診六脈已無胃氣
曰此血膈也始於肝燥急致多暴怒血隨氣上逆於
腕中會陽剛之藥劫其津液令大絡枯澀血遂凝而

不下胃中熱而有痰故不納食而喜聞歌吹也今眞陰已竭陽氣獨留不可為矣勉索方與熟地一兩杞子五錢沙參三分麥冬二分每飲一劑則恬睡二三時與問吹唱同於膈病則無與也其後嘔出死血數甌而歿

許君廣川年四十六性樂洪飲膏粱炙燂左脇痛痞時侵胃絡肝腎已傷宜滋水木南京醫者其識頗俗二陳五香六君六鬱香砂左金逍遙越鞠出入加減惟

此數方治之半載不見其良予與令坦相得始彰語
以是症血膈須妨既而秋仲飲食漸妨因念余說厥
理孔長相延診視與藥勿嘗歲忽云暮嘔血如瓢再
延診之症猶可救養陰之劑僉以為謬及春詣蘓求
治於繆繆與之方芝麻黑豆絳繒桑葉希延其壽豈
知膏肓其續莫奏闕格遂成湯飲不受長此告終其
種時候

續名醫類案卷十八